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六十九卷 平奢安

嘉宗天啟元年九月，四川永寧宣撫使奢崇明叛。奢氏，保羅種也。洪武中歸附，命為宣撫司，世守其土。數傳至奢崇周，無子，奢崇明以族人得立。崇明性陰鷲，佯為恭順，凡有徵調，罔不應命，人漸狎之。子奢寅，有逆志，負詿，招納亡命。時以邊事急，徵四方兵，崇明遂上疏請提兵三萬赴援，遣其將樊龍、樊虎以兵至重慶。四川巡撫徐可求點核，汰其老弱發餉，餉復弗繼，龍等遂鼓眾反。龍走馬舞樂，直刺可求，可求死，遂一擁而上，道臣孫好古、駱日升、李繼周，知府章文炳，同知王世科、熊嗣先，推官王三宅，知縣段高選，總兵黃守魁、王守忠，參將萬金、王登爵等皆死之。原任鞏昌同知董盡倫聞變，帥眾入城殺賊，遇伏死。募兵科臣明時舉、臺臣李達、通判王天運俱負傷踰牆遁。時土兵數千，列江岸，城內礮震，城外應之。賊遂據重慶，分兵一扼夔州水口，一踞綦江、遵義，一踞瀘州，一截川西棧道，全蜀震動。奢崇明陷遵義。時遵義道臣李仙品、參將萬金督兵援遼，俱赴重慶，城中守備空虛。奢崇明同其子寅帥眾奄至遵義，署府通判袁任先期委城遁。賊乘勢焚劫，納溪、瀘州、江安等城，興文、永川、長寧、榮昌、隆昌、璧山皆空。賊攻合州、江津，知州翁登彥、知縣周禮嘉悉力捍禦，破走之。陷興文，知縣張振德不屈，率妻子赴火死。

石砮宣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勤王。秦氏世為宣撫司，良玉兄秦邦屏、邦翰援遼力戰死。弟秦民屏重傷突圍出，得歸。時蘭賊厚遣秦氏求其助，良玉斬使留銀，率所部精兵萬餘，同弟民屏、姪秦翼明等卷甲疾趨，潛度重慶，營於南坪關，扼賊歸路。遣兵夜襲兩河，燒其船以阻賊，泛舟東下。自率大兵沿江而上，水陸並進。又留兵一千，多張旗幟，護守忠州等地方，以為犄角之勢。移文夔州，設兵防瞿塘，為上下聲援。

□月，賊逼成都，時瀘、敘諸郡邑瓦解，柙木、龍泉諸隘口俱失，賊乘勢向成都，指揮冉世洪、雷安世、瞿英、周邦泰、張愷帥眾拒之。邦泰先至資陽，遇賊不戰，降。冉世洪等至九泉，賊駐兵山上，據高臨下，眾寡不敵，我兵陷陣，世洪、安世、英俱死之，張愷走免。賊兵進薄城下，懸旌僭號，四面夾攻。城內僅有鎮遠營七百人，調到松潘、茂州、龍安兵一千五百餘人。御史薛敷政、左布政使朱燮元登陴而守。初，燮元方以輯瑞就道，蜀王出國門，與百姓遮留之。燮元慷慨自誓，賊薄城，燮元使土司坤汝常乘賊，指揮常恭等火礮助之，賊稍卻，斬賊先鋒一人。次日，賊數千人，障革裹竹牌進，矢石不得近，燮元命架七星礮，火箭火磚衝擊之，殺數百人。至暮，賊擁鉤梯數千，攀城欲上，燮元戒士卒第放礮礮石，亡嘩。遲明，賊積屍陵城下。時冬，濠水涸，賊帥降民，持箴束薪，載濠土壘如山，上架蓬華，形類行屋，以避銃石。伏弩仰射，城中垂簾蔽矢石。燮元夜總壯士，持芻塗膏，殺守者縱火。火舉山又，賊大阻。燮元又遣人決都江堰水至濠，濠滿，賊乃治橋，得少息。因緝獲城中與賊通者二百人，懸其首陴上。賊又於城四面立望樓，高與城等。燮元曰：「賊設瞭望，必四出剽掠，其中虛。」遂命死士五百人，突出擊之。賊果無備，斬其三將，燒樓而還。當是時，諸道援兵相繼至，□二月二□四日復安岳縣，二□八日復樂至縣，與賊戰於倒流鎮、石橋、永清鋪，俱有斬獲。各路兵或轉戰得至城下，或潰敗去。秦良玉兵三千亦至。然賊兵亦日益增，無退意。賊圍城八□餘日，歲且盡，城中人伏臘不祭，王正不賀。賊城外日發諸人塚墓，城上望見皆泣。會有俘民脫歸者，言賊旦夕須早船一決勝負。

二年春正月，賊數千自林中大噪而出，視之有物如舟，高丈許，長五百尺，樓數重，簾第左右，板如平地。一人披髮仗劍，上載羽旗，中數百人，各挾機弩毒矢，牛數百頭運石數行，旁翼兩雲樓如左右廣，俯視城中，老幼婦女皆哭。燮元曰：「此呂公交車也。破之非駁石不可。」駁石者，巨木為桿柱，置軸柱間，轉索運桿，千鈞之石飛擊如彈丸，賊舟不得近。燮元復募敢死士，以大礮擊牛，中其當軛者，牛駭返走，乘勢縱擊敗之，然城中亦力竭矣。裨將劉養錕言有諸生范祖文、鄒尉陷賊中，遣孔之譚來約。賊將羅乾象欲自拔效用，燮元即遣之譚復往，至則與乾象俱來。燮元方臥戍樓，呼與飲，乾象衷甲佩刀，燮元不之疑，就榻呼同臥，酣寢達旦。乾象感激，誓以死報，許之，縋而出，後賊營舉動，纖悉無不知者，乾象之力也。踰數日，又使牙將周斯盛詐降，質其來，設伏待之。崇明果自至。甫懸一人上，松潘守兵不知，大噪。崇明走，伏起，獲其從騎數人。崇明跳身免，乃謀遠遁。燮元偵知，造水牌數百面，投錦江順流而下，令有司沉舟斬筏，斷橋樑，嚴兵以待。賊夜半果逸，乾象等內變，賊營四面火起。崇明父子拔營走，乾象等皆來歸。成都圍凡百有二日而解。賊渡瀘歸重慶。事聞，以燮元為巡撫。

三月，羅乾象復江安。

四月，官兵復新都。初，奢賊據新都，繕城積粟為守計，因克安岳，攻保寧，聲言直取潼關，人心震動，安綿副使劉芬謙、湖廣監軍楊述程合兵攻之。兵至牛頭鎮，賊以騎數千、步萬人來援。秦良玉、譚大孝等夾擊敗之，遂復新都。賊退入蘭州，復遵義府。時有湄潭叛民王倫引賊焚掠。湄潭為川、貴險要。都司陳一龍追至水西境，降之。諸軍進駐遵義。時惟重慶尚為賊巢。

五月，諸軍進逼重慶。初，奢崇明父子據瀘、沔，倚樊龍為聲援，龍盤踞重慶，已九閱月。重慶，古渝州地也，三面臨江，春水泛漲，一望瀾漫不可渡。其出入必經之要道，惟佛圖關至二郎關一路。賊自通遠門城濠至二郎關，連營□有七，宿精兵數萬。監軍副使丘志充、楊述程，總兵杜文煥帥兵進攻之，再戰，幾入其壘。翌日，文煥帥參將楊克順等直抵賊營，石砮宣撫官秦民屏率部兵繞出其後，賊驚敗，遂連復佛圖、二郎關，殺賊三千餘人，積屍深溝，兩岸俱平，乘勝進逼重慶。二□七日，以計擒賊首樊龍、張彤、何若海等三□一人，遂克之。

六月，川師復瀘州。

七月，遵義復陷。

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彥叛。邦彥，安堯臣別枝也。安堯臣冒隴姓，並隴地，受撫，得襲兄強臣世職。堯臣死，妻奢社輝、子安位幼，邦彥挾之反。時四□八馬頭與頭目安邦俊、魯連、安若山、陳其愚、陳萬典等，蠱起和之。都司楊明廷以三千人敗沒於畢節。參將尹啟易等自烏撒奔回霑益，炎方、松林皆不守，平夷衛亦為賊黨李賢所破。賊圍普安、安南。雲南都司李天常帥兵四千救之。賊將羅應奎偽降，誘至迭水鋪，伏發，全軍皆沒。於是交水、曲靖、武定、尋甸、嵩明之間，驟然苦兵矣。賊分遣王倫、石勝俸下甕安，襲偏、沅以斷我軍。倫等，楊應龍餘孽也。洪邊土司宋萬化糾苗仲九股，據龍里，邦彥自統蜀賊苗仲數萬，進圍貴州。自二月初九日薄城下，造雲梯，制滾桶，築墩臺，百計攻城。撫臣李樞、按臣史永安悉力禦之。賊沿山札營，四面伏路把截，以斷城中出入，盡掘環城墳墓，殺掠甚慘。置木柵壘戶牆，鳥雀不能飛渡。鎮將張彥芳將兵二萬赴援，隔龍裡不得進。

貴州總兵楊愈懋、推官郭象儀與賊戰於江門白杆營，死之。

安邦彥破烏撒衛，指揮管良相死之。先是，水西未叛，良相與李樞曰：「奢氏反，安必繼之。黔中無兵餉，猝然有變，計將安出？宜招兵萬人，積二年穀，用許成名將之，以觀其變。」樞以力不能，止。後良相以祖母病乞假去，泣而曰：「烏撒孤城，且與安效良相仇，水西有難，禍必首及。良相隻身無子，願以死報國。乞圖長策，保此一方。」樞亦泣。良相去，甫一月而難起。烏撒首被賊破，良相自縊死。

巡撫都御史王三善進兵平越。時平越所陳兵止萬餘人，副總兵徐時逢、參將范仲仁不相能。仲仁先進，遇賊於甕城河，戰不利，時逢擁兵不救，遂大敗，諸將馬一龍、白自強等殲焉。各處聲援俱絕，貴陽圍益困。城東隅有山岡，與城齊，賊踞其上，作廂樓，官兵設計燒之，火三晝夜不絕。城中糧久乏，將士病不能戰。巡按史永安上疏詆王三善，大聲疾呼。

□一月，三善大會將士議曰：「省城不能待矣！外援不至，吾輩死法、死敵，等死耳，尚何俟耶！」命道臣何天麟督兵七千從清水江進，為右部；道臣楊世賞督兵萬人，從都勻進，為左部；三善自將二萬，與道臣向日升從中路進，當賊鋒。

□二月抵新添，銜枚疾走，

二日，進母豬洞。

三日，次新安。是夜，賊報至，營中驚擾，議退兵。三善曰：「退即齏粉，以死捍之！」按兵不動，卒無賊。

四日，命劉超為前部，抵龍頭營。三善以身尾之，相去不二里，聞銃聲，眾股栗欲止。三善曰：「前驅當賊，必無退者，吾當為後勁。」遂策馬而前，未一里，劉超捷音至。超兵遇先卻，超下馬斬二人，持刀斷賊一標。賊首阿成驍勇善戰，超與部兵張良俊直前斬其首，賊遂披靡。適大兵至，大呼齊進，奪龍里。賊眾復大集，大戰卻之。

五日，住龍裡城，眾議去省會不遠，賊必重兵堵截，宜少休息。三善曰：「我兵猝至，賊無備，不能持久，急擊之勿失！」

六日，遂策馬先進，眾隨之。賊覘者，亦知新撫自將，意有數萬兵至，相顧駭愕。安邦彥給其眾曰：「吾當增兵來助！」遂遁去。賊相率退屯龍洞，我師奪高寨、七里衝，乘勝進兵畢節鋪。賊步騎如雲，孫元讓將所制木發貢七門齊發，賊死無算。楊明楷率烏羅兵，如牆而進，賊大敗。其渠安邦俊被銃死，棄輜重器械山積，遂乘勝抵會城。撫臣李標、按臣史永安、學臣劉玄錫死守者幾月，且夕城且陷，忽見賊兵奔潰如蟻，喊聲雷震。俄頃五騎衝鋒至城下，云：「新撫至矣！」軍民大悅，慶更生。是時，三善同將卒披氈單騎冒矢石，以二萬人破賊萬，標等迎入城。三善曰：「賊兵不遠，軍心未定，我大帥也，不可即安。」遂營於南門外坡上。大雪。次日，移營宅溪。賊聞，遠遁陸廣河外。三善遣使諭奢社輝母子縛安邦彥降，不報。越數日，左右兩部兵至，又日而楚、粵、蜀之兵亦至。三善怒其後期，且憂乏食，欲謝遣之。將校皆曰：「數千里赴援，不可卻也。」三善念眾多，倉儲空虛，欲因糧於敵。又諸軍視賊過易，二月三日鋒楊明楷率兵渡河，札營三里外。一軍屯陸廣向大方奢社輝，一屯鴨池向安邦彥巢穴。

三年春正月，賊復糾蘭賊與雲南安效良等，帥眾數萬，並力攻陸廣。楊明楷奮勇接戰，蒙兵先潰，眾遂亂，溺水死者數千。明楷陷賊中，賊乘勝赴鴨池，我兵退屯威清。三善收兵入城，土司苗仲見我軍不利，復肆劫掠，自龍裡至甕城，屍橫四里。

夏四月，川師復遵義。時賊首尤朝柄、楊維新、鄭應顯據遵義，副將秦衍祚、侯良柱督兵二千攻之，誘戰於九接灘，以銃斃其渠渠賽，復迫敗賊於南城外羅鋼渡，遂克之。

賊安鑾帥妻子部眾降。安鑾為奢寅右臂，監軍道趙邦清密遣賊黨了相、喻文富招之，鑾心動，願以妾石氏、子安在嵩在符國禎營，未敢發。四日，官兵抵羅付大河口，擊奢寅，敗之。鑾見寅敗，乃密約副總兵侯良柱助兵挾取妻子。良柱分遣羅安良進陶公灘以牽賊，自帥親兵七百人，同鑾部兵夜經三寨抵賊巢，銃斃震天。賊倉卒不知我兵多少，符國禎先走，鑾率妻子及部兵數千，自拔來歸。

川師復永寧。先是，川撫朱燮元會眾議曰：「我之久不得志於賊者，我以分，賊以合也。」於是列營納溪，陽為進取，而陰令大兵會長寧。首攻麻唐坎、觀音庵、青山厓、天蓬洞等處，乘霧奪險而入，與石砭兵會，進攻永寧。遇賊於土地坎，奢寅親率兵搏戰，我兵奮勇擊敗之。追至老君營涼傘鋪，盡燒賊營。寅身被二槍，禁虎亦創死。復敗賊於橫山、八甲、青崗坪等處，直抵城下，一鼓拔之。生擒周邦泰等，降賊二萬，踰城溺水死者無算。奢崇明父子列營江岸上，官兵隔水而壘，降者日至，賊復遁。

安邦彥知我兵潰，扇誘苗仲，糾合逆黨宋萬化等，復欲犯貴州，使其黨何中尉據龍里，李阿二督四八莊兵圍青巖，斷我糧道。宋萬化督洪邊兵苗仲為左翼，吳楚漢結八姑蕩、平八莊苗仲為右翼，自統水西兵約共犯會城。王三善遣游擊祁繼祖統盧吉兆、左世選兵下龍里，一鼓破蓮花堡，連燒上中下三牌賊寨百五處。何中尉敗逃深箐，龍里路通。遣參將王建中、劉志敏、宋迪、屈朝先等救青巖，斬首三百餘級。王元佐等兵繼進，焚賊寨四八莊。李阿二中神槍，逃歸水西，定番路通。諜報賊方糾八姑蕩、洪邊二路兵進犯會城。三善夜遣王建中、祁繼祖等兵一萬五千，進剿八姑蕩，焚生寨二百餘處，斬首五百級。窮追渡河，溺死者無算。焚其積聚數萬，賊糧絕，謀遂寢。宋萬化遣人詐降，覘動靜。三善佯許之，而調監軍楊世賞督劉志敏、祁繼祖等卷甲赴之。賊倉皇出戰，遂被擒，並其妻子及偽軍師劉洪祖等。萬化驍勇善戰，邦彥倚之。至是奪氣，四路既通，秦民屏兵至平越，復還守龍里，諸苗叛者相繼降。三善給黃旗，使各豎寨中。邦彥望見之，不敢復出，但於鴨池、陸廣諸要路，掘坑塹，修補水西，屯兵為自守計。

五月，川兵發永寧，進追奢崇明，連克紅崖、天臺二寨，賊數千人迎降，遂安撫紅崖四八砦。時總兵盧世卿禽偽御史汪澤遠、偽參謀王道南，副將秦翼明禽偽監軍夏奇雲、偽給事中孔聞過等，並偽印餘，鎧仗如山。又獲安兵田進忠，云：「奢賊計窮，將美女黃金降水西借兵。」安邦彥遣兵六七營，已過河到獅子山。目把曾仲英領兵六營，尚駐赤水河，謀分兵，一由鎮雄兵三營乘永寧之後；一由普安入新寨，攻永寧之前。

三日，羅乾象督兵破蘭州，焚其九鳳樓，掃其巢，奢賊狼狽走。

雲南六佐縣營長安應龍合露益賊首補鮚為亂，圍羅平。巡撫閔洪學攻羅平克之，移兵覆其巢，俘其妻子。應龍逃普安，復入烏撒。已，安效良乞降，責其縛補鮚、應龍以誘之，效良縛應龍以獻。

水西蘭賊合兵窺遵、永。時蘭賊奢崇明、奢寅戰屢敗，窮蹙投水西，安邦彥復助兵合謀，一窺遵義，一窺永寧。官兵合長、納兩路，敗之於芝麻塘，賊遁入青山。

六月，貴州總兵魯欽等三路進兵，直入賊巢，擒土司何中尉等，進營紅崖。紅崖者，天臺、水腳、婁石、牛酸草等七囤，素稱天險，官兵未有至者。總兵張彥芳擊賊於羊耳，亦敗之。追至鴨池河，奪其戰象，斬首二百七餘。

七月，大兵戰勝，深入大填洪紅鳥岡。賊所借烏芸等部苗，望風奔潰。三善按轡直入大方，降者千計，救出田景猷、劉志敏、楊明楷等。奢社輝、安位焚大方老寨，竄火灼堡。安邦彥逃入織金。

川兵入龍場，陣獲奢崇明妻安氏及奢崇輝、蔡金貴、李廷、王承恩、張尚極等。安位母子遣漢把劉光祚赴鎮遠乞降，總督楊述中許之，授賊黨袁紹等狀，令擒奢寅父子自贖，遣之回巢。紹等至省，羈留未發，而撫按會議亦勒限安位母子，縛解安邦彥、奢寅，然後請旨治罪。大抵三善以元凶未窮，當用剿為撫，而述中一意主撫，議遂不合。三善駐大方日久，邦彥日夜聚兵自益，令其黨陳其愚詐降。其愚者，目把中大獍也。三善輕信之，多與參贊軍務，由是邦彥纖悉盡知。

四年春正月，王三善自大方還貴州，陳其愚相繼隨行。忽傳其愚山後遇賊，三善勒馬回視，其愚故縱衝三善墮地。三善知有變，將帥印付家人，囑令護持先去，即抽襪中小刀自刎。頸皮已破，其愚下馬奪其刀，獍鬼諸苗蜂擁而至。三善罵賊不屈，賊割其首去。副將秦民屏亦死之。秦佐明、祚明突圍出，賊勢復張。事聞，總督楊述中回籍聽勸。既而監軍御史傅宗龍獲陳其愚，誅之。其愚狡凶多計數，邦彥倚為耳目，至是伏誅。

秋七月，總理魯欽、劉超克巖頭寨，破平茶，乘勝深入，至織金敗績。

五年春，雲南巡撫閔洪學復露益。水西、蘭、烏沾三逆合兵數萬，窺露益，敗走之。四川烏撒土目安效良，水西賊安邦彥肺腑之親也，其順逆惟水西是視。水、蘭相繼叛，滇撫閔洪學以兵力不繼羈縻之，令其擒賊自贖，效良亦佯為恭順，擒安應龍以獻。而所遺獻功之人領文還，中途被劫。效良又見黔師出陸廣，滇師入露益，隱然有撫背扼吭之勢，水、烏益成騎虎矣。至是，遂乘載黔之餘餼，南向入滇，合蘭水、烏沾、安南諸部三九營，直抵露益。眾倍於我，副總兵袁善、宣撫使沙源等督率將士奮勇血戰，對壘城下者五日夜，屢出奇兵破走之。

六年春，水西苗老虎、阿引等，殺賊酋奢寅來降。苗老虎隨侍奢寅有年，著巴乃寅騎引馬卒，李老松乃寅看茶卒，與寅同居聶舌填上。寅妻在箐林山上，相去二三里。奢崇明居克仲填，相距三百餘里。寅子阿甫年七歲，一女嫁芒部。時水西約二月三路興兵，一攻雲南，一攻遵義，奢寅專攻永寧。寅素性凶淫，附過夷人妻女有姿色者強姦之，富於財者勒索其錢，不遂輒死，以此部下多往鎮雄、芒部逃生。其麾下人阿引等故嘗受撫臣朱燮元金錢，令圖寅，與總兵利瓦伊新敵血，密謀舉事。寅微覺，縛阿引拷掠之，以利刃穿其左足一晝夜，阿引至死不承，乃釋之。阿引因勾合苗老虎、李明山等同謀。適奢寅與其下痛飲酣歌，登牀而寢。老

虎伴與寅蓋絮，見寅睡方酣，持刀砍其胸，寅大呼，李明山復助砍，身死腸出。明山刀折，偽總兵等闖入，苗老虎走，直往箐中擒寅妻，妻已聞變逃矣。賊黨追苗老虎等甚急，至一碗水，遇官兵，乃降。

二月，安邦彥率眾數萬渡江，與我兵大戰數日。總理魯欽力禦之，抵暮，賊兵益眾，而我兵因子月無餉，乘夜皆潰，魯欽自剄死。賊燒劫麻姑孫官堡，苗仲復助逆，貴州三□里之外，樵蘇不行，城中大震。巡撫王璠、巡按傅宗龍先遣王國禎等攻河沙壩羅鬼，盡俘之，廣順、定番、青巖、白納一帶，苗蠻為之奪氣。繼遣張雲鵬逆邦彥於趙官堡，小戰二日，大戰二日，所殺傷者甚眾。水內、水外之賊，奔走潰歸，道路復通。

總督朱燾元以父喪歸。加偏沅巡撫閔夢得總督，從中調度，控制五省。夏，黔兵攻勻哈、長田一帶諸苗。黔中四面苗仲，而最狡悍者，無如勻哈。安邦彥初叛，圍龍里、新添，皆籍其眾。至是，數出沒

劫掠清平、新添地方，餉道為梗。平越知府會同都司張雲鵬率兵攻擺沙大寨。擺沙居寨之中，距平越百餘里，乘夜由間道掩襲破之。賊遁入箐，其中米積如山。次日，搜百里大山，移營牛場箐、保文鸞，攻甕、岳等寨，復攻都勻城西西南仲賊，八路會兵入箐，各有斬獲。復攻江時、戶西、高平、養古數□寨，斬首二千餘級，掃蕩二百餘里。

七年春，參將楊明輝奉命宣諭安位，令擒獻首惡，為安邦彥所殺。

懷宗崇禎元年秋九月，詔起朱燾元仍總督貴、湖、雲、川、廣五省軍務。

二年夏六月初，大方東倚播，北倚蘭，相為犄角。後播、蘭既平，賊惟恃烏撒為援，而畢節為四裔交通處。先是，王三善由貴陽陸廣入大方。陸廣至大方，百七□里，皆羅鬼巢窟，前可衝我，後可包我，左右可衝擊我，三善卒以失地利陷。天啟間，燾元建議滇兵出露益，遏安效良應援，而別布天生橋、尋甸等，以絕其走。蜀兵臨畢節，扼其交通四裔之路，而別出龍場巖後，以奪其險。黔兵由普定渡思臘河，逕趨彥巢，而陸廣、鴨池搗其虛，粵西出泗城，分兵策應，然後帥大軍由遵義鼓行而前。尋以憂去，未及用。總督閔夢得繼之，亦以貴州抵大方路險，而賊惟恃畢節一路外通，用兵宜從永寧始。自永寧而普市，而摩泥，而赤水，百五□里皆坦途。赤水有城郭可憑而守，宜結營於此。漸進漸逼四□里為白巖，六□里為層臺，又六□里為畢節。畢節至大方不及六□里，賊必並力來御，須以重兵扼之，斷其四走之路。然後遵義、貴陽克期並進，亦不果用。至是，燾元再蒞黔，乃激滇兵下烏撒，蜀兵出永寧、畢節，扼各路要害，而親帥大軍駐陸廣，逼大方。

八月，奢崇明號大梁王，安邦彥號四裔大長老，歹費、小阿、烏繼、阿鮮怯等各號元帥，悉力趨永寧，先犯赤水，諜知之。燾元授意守將許成名佯北，誘賊深入，度賊已抵永寧，分遣林兆鼎從三岔入，王國禎從陸廣入，劉養鯤從遵義入，邦彥分兵四應，力不支，羅乾象復以奇兵繞出其背，急擊之，賊大驚潰。崇明、邦彥等皆被創，漢兵斬其首獻，燾元不欲窮兵，乃移檄安位赦其罪，許其歸附。而位暨子不能自決，其群下復謀合滇兵拒我。

燾元乃大會諸將曰：「水西多山險，叢箐篁，蠻煙棘雨，莫辨晝夜，深入難出，以此多敗。當與諸君扼其要害，四面迭攻，漸次蕩除，使賊乏糧，將自斃。」於是焚蒙翳，剔巖穴，截溪流，發勁卒，馳騁百餘里，或斬樵牧，或焚積聚，暮還歸屯。賊益不能測，凡百餘日，所得首功萬餘級，生口數萬。每得嚮導，輒發粟架就食，而賊饑甚。劉養鯤遣其客入大方，燒其宮室，懸榜而出。安位大恐，乞降。與約四事：一貶爵，一削水外六目之地歸朝廷，一獻殺王巡撫者首，一開畢節等驛路。安位皆受命，遂率土目納款。燾元為奏請，詔許之。乃條陳便宜九事：「不設郡縣，置軍衛，不易其俗，土漢相安。便一。地益墾辟，聚落日煩，經界既正，土目不得以民不耕地漸侵軼。便二。黔地瘠，仰給於外，今自食其土，省轉輸之勞。便三。國用方匱，出太府金幣勞諸將不足，以爵酬之爵輕，不若以地，於國無損。便四。既許世其土，各自立家，經久遠，永為折衝。便五。大小相維，輕重相制，無事易以安，有事易以定。便六。訓農治兵，耀武河上，使賊日備我。便七。從兵民便，願耕者給之，且耕且戍，衛所自實，無勾軍之累。便八。軍耕抵餉，民耕輸糧，以屯課耕，不拘其籍；以耕聚人，不世其伍，使各樂其業。便九。」上可其奏。

九年，朱燾元遣兵誅擺金、兩江、巴香、狼壩、火烘五洞叛苗，悉平之，水西勢益孤。又通上下六衛，並清平、偏鎮四衛道路，凡一千六百餘里，設亭障，置游徼，以便往來。滇中沐氏土舍普名聲亂，燾元奉命移兵討平之，名聲伏誅。

□年，水西安位死，無嗣，族屬爭立，朝議欲乘其弊郡縣之。燾元上書諫，乃止。燾元遂傳檄土目，諭以威德。諸部爭納土，獻重器。燾元召將吏議，以為眾建土司，使其勢少力分，則易制。各欲保土地，傳子孫，則不敢為逆。乃上奏曰：「臣按西南之境，皆荒服也。楊氏反播，奢氏反蘭，安氏反水西。而滇之定番，彈丸小州，為長官司者□有七，二三百年未聞有反者，非他司好逆而定番忠順也。蓋地大者跋扈之資，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。今臣分水西之壤，授諸渠長及有功漢人，咸俾世守。凡其俗虐政苛斂，一切除之，使參用漢法，可為長久計。」制曰：「可。」西南遂底定焉。

谷應泰曰：

天啟中，奢崇明以猓羅種據重慶，安邦彥以水西酋反貴州，蓋苗俗叛服不常，乃其天性。而兩家者，又倚為唇齒，時通姻婭，所謂同功一體之人也。乃謀亂之初，則奢先而安繼；窮迫之日，則奢敗而安亡。覆轍相尋，合若符契，小醜墜宗，於人何尤焉。以予觀奢崇明陰鷲有謀，其子寅招納亡命，一舉而全蜀震動，剽銳莫當，宜非邦彥所敢望也。然而邦彥之師，尚堪持久，而崇明之眾，旋即挫衄。又往往降於水西，投於安部者，則以安之地大而力盛也。奢酋竊發，止蜀道一隅。而安酋轉戰，西通巴、棘，南壓滇、黔，又合烏沾、安南諸部落，綿亙長驅，動搖數省，此之不戢，真江、楚之深憂也。以故恢蕩之功，亦以平安為首，平奢次之。平奢者，秦良玉之夜襲兩河，杜文煥之佛圖奪壘，盧元卿之紅崖積仗，其功不可泯也。平安者，王三善之奮斬□萬，秦衍祚、侯良柱之夜拔三寨，張雲鵬之八路進兵，許成名之三方深入，其功更不可泯也。乃崇明、邦彥同時陣殲，奢寅淫橫，內自相圖，既平五洞叛僞，又開清平四衛，新設亭障，增置游徼者，凡一千六百餘里。雖漢之樓船□道，西通冉駝，其盛不能及也。然其時發蹤指示，出奇無窮，多出於督臣朱燾元之方略。論者以固守成都，蕩滅群妖，招降安位，為燾元功不世出。而不知善後撫綏，分裂其地，使南人不復反者，皆燾元之長算也。善乎燾元之疏曰：「今分水西之壤，授諸渠長，及有功漢臣，咸俾世守。蓋地大者跋扈之資，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。」昔主父偃令宗室得分王子弟，而藩服益削，則知眾建土司而少其力者，其真馭遠之良規歟！